

## 亚运读本

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



HANGZHOU

【上接8版】

## “闲人”小惠姐



小惠姐与皮艇运动员何俊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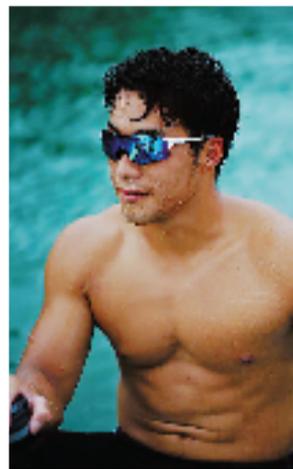
划艇运动员季博文



激流回旋运动员周馨怡



赛艇运动员的手



皮艇运动员吴伟健

## 血淋淋的手和该死的测功仪

竞技体育的背后从来没有容易二字,而“水上人”尤其苦。淳安县城距离基地车程30多分钟,但他们很少去。有的孩子说想出去,也不干嘛,就走在外面的大马路上,看着车水马龙,能一直走到天黑,连空气都是甜的。

有教练曾在疫情前带领队员们一起从基地走水路划到过城里,他在岸上给大家守着艇,让队员们去城里买东西。这便是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。

更多的,是日复一日的训练。下水、体能、跑圈、拉伸……夏天,天上一个太阳,水上一个太阳;冬天,穿着单薄的运动衣,水是钻心的凉,如果不小心落了水,那便要忍受两三个小时的刺骨之冷。

“水上人”常年握桨,手伸出来,满手坚硬如石的老茧。到了冬天,还要再添几个冻疮。晚上的拉伸房里,赛艇队男孩子来了个比惨大会。谁的手最惨?一个队员被大家起哄推了出来。

伸出手,掌心如塌陷的路面一般,有个大口子,不是烂了一层,而是两三层。很明显,这是第一层皮肤破了之后没有长好,继续磨,一层一层,外层已经泛白变干,最里层还泛着肉色。

他们不怎么擦药,运动员不敢乱用药,而且这点伤痛早已习惯。惠立夏曾想给他们拍个手的特写,这些小孩儿嘻嘻哈哈:“小惠姐,你要等风浪大的一天,在岸上等我们,那时候水泡都磨破了,鲜血淋漓,那才好看。”

但这样的画面,她是不忍按下快门的,就像拍测功仪训练。

测功仪2公里距离,全力,是每个人的噩梦,队员们需要用自身最高的桨频尽全力挑战极限划行2公里,那意味着乳酸堆积、心率极限、呼吸困难。

哨声一响,训练楼二楼便响彻着几十台测功仪发出的呼呼声,穿插着教练“继续!”“再快!”的指令,队员会因为到达自身极限而发出绝望的吼叫。

完成的瞬间,他们会立马瘫倒在地,也不乏有人直接呕吐。什么感觉?“生不如死”。缓过气,转身下楼,第二天再来,留在测功仪上的汗水还在滴滴答答。

初见这样的画面,惠立夏被震撼到了,原本在拍摄的她躲到了转角楼梯间,落下眼泪。再回来,眼角泛红。这时,一个瘦瘦高的小队员走过来,手足无措:“小惠姐,别难过,这是我们要过的关,是我们的命。”惠立夏觉得这句话质朴到有点好笑,但想了想,又更想哭了。

## 英语、钢琴和古诗词

水域无限宽广,但“水上人”的世界很小。训练之余,玩手机、打游戏是最好的放松方式。外界发生的事,与水上无关的人,都在这个世界之外。四年可能才回家过一次年,但难得回趟家,却发现与父母已经无话可说。

看着孩子们总是玩手机,惠立夏总是要啰嗦两句,“不要总是躺着玩手机,可以看看书,学点东西,你们是划皮划艇的,知道皮划艇的英语怎么说吗?”

于是,基地里开起了英语课,她教孩子们一些跟水上项目有关的英语单词,“至少他们出国比赛,在国际赛场上能够看懂。”她也会把网球运动员吴易昺赛后采访的视频发给大家,希望他们将来取得成绩后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能够不怯场,侃侃而谈。尤其是季博文,他是目前中国划艇项目的佼佼者,有望在巴黎奥运会冲击好成绩,传承孟关良的辉煌。

她也会发一些古诗词给队员,每天一首,很简单,“将来他们退役后走进社会,能听懂别人引用的古诗词或者典故。”

基地主楼二楼会议室一角,有一架电子钢琴。这里每晚8点,也开起了钢琴课。学过钢琴的惠立夏从五线谱教起,让那些满是老茧的手,触碰到了音乐的美好。

聪明,是惠立夏开这么多课之后对孩子们的评价。五线谱一学就会,英语单词也能记得住,“他们其实都很聪明的,学东西也快。”

这些孩子,会叮嘱她雨天开车小心,会弹《蜡笔小新》插曲逗她开心,会给她介绍自己的家乡和妈妈做的美食,说有机会带来给她吃。队里的氛围渐渐温柔起来,教练们开始“吃醋”了,跟她开玩笑:“这些小孩儿现在什么都跟你讲,喊你喊得那么亲。”

## 小惠姐眼中的教练员们

在一个国家运动基地从“外人”成为“家人”,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一厢情愿就能促成的。这背后,是基地里从主任到教练的认可和欢迎。

现任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伟军曾是一位帆船运动员,现在这些小孩儿吃过的苦,他都经历过,甚至只会更苦。他跟惠立夏讲,“运动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,选择了这条路,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,面对更多的艰苦与困难。”

他也非常欢迎惠立夏的到来,希望她多来,“给队员们留下青春的烙印。”这里的教练也和赵主任一样,表面严苛,内心却都有着各自的温柔。

男子划艇教练雷文斌会掏钱给过生日的队员买蛋糕,爱人来队里时会一起给大家包饺子;男子皮艇教练吴光宏会把自己的基地超市卡放在进口口的柜子上,让队员随意使用;女子皮艇教练王建江会帮队里女孩子讨照片,“多给她们拍点,训练的跑步的吃饭的,让她们发回家里,让父母放心”;男子赛艇教练吴林会把羽绒服脱给中途落水的队员,自己吹15公里的冷风回来……

他们也会默默把羽绒背心垫在教练艇的椅子上,让惠立夏坐得舒服些,叮嘱她冬天和夏天不要来,不是太热就是太冷,“只在最舒服的季节来就可以了。”

这些教练员不止在水上度过了青春,也把成家后90%的时间给了队里。疫情期间,几个教练一起吃饭,说起家里人一个个都阳了,却无法回家照顾,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,就这样一起眼角泛起了泪光。

赵主任和教练员们为一名普通志愿者开了绿灯,就已经说明除了成绩,他们同样关注队员们的精神生活。

惠立夏坐在教练艇上拍照时,教练员们就成了全自动三脚架。女子划艇教练郭良伦会把教练艇左开右开(划艇分左右桨),配合她找角度。

明明既要随时注意队员动作,还要控制自己艇的水波不能影响队员,但当晨光洒向水面,或是夕阳西下,教练员们还是会兴奋地提醒她:“快快快,这时候最好看了,给他们多拍点。”